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7季

『真』冬
李秀芹

入冬后,天气还不寒,但老伴儿沉不住气,要将院子里的石榴树包裹起来,以防天气突变冻坏了。

今年刚栽种的石榴树幼苗,大半年蹿得比人高,老伴想搞“行为艺术”,打算把石榴树包裹成亚腰葫芦形状,我找来不穿的旧衣服当瓢,又找来一块绿色的篷布当皮,用红绸子束腰,初试成功后,老伴打算细裹一次。我感慨,将树裹起来后,再拆开就是春暖花开了。

老伴儿建议我,让我把当下的烦闷忧愁写到纸上,装进塑料袋里,塞进了裹石榴树的旧衣服里,待明年立春拆开裹布后再看,保证那些烦恼都长出嫩绿芽儿,开朵小花出来也是有可能的。

我知道老伴儿这是揶揄我呢,我从小有爱记日记的习惯。那时,一家人挤在逼仄空间里,日记总会被姐姐们找到后偷看,于是我只能将心事写在纸上,埋在我家的桐树下,有时去田里干活,也悄悄埋在地头。后来嘛,不是自己忘了地方就是被雪水浸湿,字体都模糊看不清了,连当初自己写下的啥事儿都记不得了,少年的烦恼就这样彻底消失。

到了青年时期,心事更多了,人也聪明了,将重要的事儿写到纸上,放进陶罐里,找个隐蔽的角落埋起来,待明年再创出来看。当下解决不了的事情只能寄托于时间,很多事情,一年后再看,即便彼时天大的困难,那时再看也觉得云淡风轻了,有些已经通过努力解决,有些虽然没有解决,但自己已经放下了,或另辟蹊径,不再过多纠缠。

记得有一年,母亲想刨点儿土,泥炉子,赶巧刨到了我藏日记的陶罐。

我们都用心地养过一些东西,比如养一只鸟,养几尾小鱼,养一条狗,养一些植物……我们也都用心地养过人,比如养育孩子,赡养双亲,养活着我们自己。

我“养”过一些文字,不多,但足够丰饶我的人生。

逛街时,遇到喜欢的书,遇到喜欢的作家,我会驻足流连,心动也会买几本书。读书时,遇到好的句子、喜欢的段落,我会抄在本子上。那些玲珑剔透的文字,那些琳琅有声的词语,那些清凉婉转的心迹,记录着时光的脉络,记录着岁月的轨迹,穿透光阴,款款停在我的面前。

我“养”过一些茶,不多,但足够滋养我的生命。

年少时,不喜茶,嫌味苦,等不及回甘便已匆匆放弃。及至年岁渐长,爱上茶中滋味,先苦后甘,韵味悠长,回味无穷。虽说那种喜欢不及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”那般洒脱,不及清人郑板桥“最爱晚凉佳客至,一壶新茗泡松萝”那般风雅,不及宋人戴昺“自汲香泉带落花,漫烧石鼎试新茶”那般闲适,但喜欢便是最好的理由。得闲喝杯茶,只为悦纳自己。

我“养”过一些美妙的音乐,空灵绝响,旷日持久。

刚结婚那几年,日子过得局促。有一晚,两人吵架之后,我独自在小院的躺椅上生闷气,忽然听见喜欢的音乐悠扬地响起。我知道,音乐是他为我放的,那是我生气后的解药。

我“养”过一些风景,视觉盛宴,甘

好几户人家住在一个院子,母亲以为是谁家藏的宝贝,不敢自己打开,于是喊来院中邻居,挨个询问找寻陶罐主人。幸亏我在他们没打开前回家了,不然有人冒领或当众开罐,我那点儿心事和秘密就大白天下,成为大家饭桌上的谈资。

这事儿让父亲知道后,特意给我做了一个带锁的小木匣,让我将重要的东西锁在里面。虽然那个小木匣非常粗糙,却是我第一个带锁的“日记本”,青春里好多故事和心事都锁在了里面。

小木匣我一直保存了很多年,后来的一天,我没事翻看日记,觉得过去的很多烦恼忧愁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,即便是真愁,隔着光阴再看,也觉得事情已经发生,总有一天会跨过去,当年何苦那么痛苦呢,真是没必要呀。

后来,忙于工作、家务,我再也没有那个闲情记日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当年那些想方设法藏起来的日记,其实只是一种排解烦恼的方式,将浓得化不开的心事写出来,写的过程中完成了负情绪释放,然后藏起来,隔段时间再看,其实是将烦闷收藏起来,寄给了未来,无形中给了自己期盼和希冀。

秋收冬藏,也适合心情呀。我接受老伴建议,人应该适当保留一点儿天真,我也让自己回归到年轻时节,将那些愁苦担忧写下来,裹进石榴树里,待来年拆开再看,一定会有今日愁绪。这,便是时间送给自己的惊喜。

那天我和老伴儿裹了石榴树,裹了水管,也裹藏起沉淀三季的心事,让它们猫冬去吧。接下来的冬日里,我只需心向暖阳,轻松过冬,才是对时光最好的敬畏。

之若饴。

我喜欢一个人到处走走,总有一些风景会留在眼里,停在心中。那些风景不一定是名山大川,不一定是宏伟建筑,可能只是名不见经传的陋街偏巷,也可能是不大起眼的沧桑古宅,又或者是长着青苔的石板路,经年累月的老树、开得招摇的野花……所有愉悦身心的景致,都是我的视觉盛宴。

我还曾以别样的形式在心里“养”过一些东西,比如温馨美好的亲情,那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养分,无论在外面受到多大的打击,受过多深的委屈,总有一扇门会向我们敞开。

当然,我们也可以试着养几分林徽因式的自信与优雅,养几分杨绛式的睿智与豁达,养几分三毛式的洒脱与自由,也可以养几分家常女子的温婉与贤淑。

我们也可以试着养几分梅花的冰肌傲骨,养几分兰花的馨香雅致,养几分秀竹的挺拔苍翠,养几分晚菊的从容气节,养几分青松的遒劲抱朴,也可以养几分小草的柔软与不屈。

在时光的画册里,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角落,“养”一些不愿意忘记的东西,阳光好的日子里,拿出来翻拣一下,晾晒一下,玩味一下,就像一个小小的宝藏,唯我独有,概不外借。

世间万物皆会老,唯有养在内心深处的丰盈不会老。那些养在内心深处的美好,是我们人生的养分和能量。彩云易散,花朵易谢,把美好养在心里,春天就一直在。



顺手白菜

马海霞

小时候刚入冬母亲便会买很多白菜,一颗颗码放在北墙边朝阳处晒,那时候哪家不储存下几百斤白菜,以备整个冬天食用。凉拌白菜、腌制白菜、爆炒白菜、炖白菜,一个冬天餐桌上离不开白菜,偶尔用白菜包顿饺子算是吃大餐了。

虽然顿顿吃白菜,但我们还是吃不够,为了防止我们兄妹因抢菜吵架,母亲会给我们分餐,一人一小碗菜。随着年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,我们的菜碗也从小碗变成了中碗,中碗变成了大碗,后来的我们兄妹三人各自成家,大家再聚在一起吃饭便会互相敬让,再也不用分餐而食了。

现在新鲜蔬菜不分时令,市场上随时都能买到,冬储白菜也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每到冬天母亲还会储存一些大白菜,不单是为了图便宜省几个钱,而是哪家超市卖得白菜好吃又便宜便会多买一些。父亲每次都说母亲,现在青菜那么多,白菜也不招人爱了,随吃随买,不用储存那么多。母亲说,白菜容易保存,我多买几颗,孩子们谁家想吃便过来取一颗,不比去超市买方便。

还真是这样,哥嫂知道母亲爱储存白菜,哪天想吃了便打发侄子来取,还说自己买的白菜没母亲买的好吃。

有时家人聚会,鱼呀肉呀吃腻了后,母亲会把白菜心切成丝儿加点白糖和醋再在里面放点儿炒过花生米,侄子说这道菜最爽口,比大鱼大肉都好吃。母亲说,要是没有前面那些菜,哪能觉得白菜好吃呢。侄子点头称赞,原来白菜还是奶奶的压轴菜。

等大家都吃完散去,父亲发现阳台上的白菜少了几颗,自言自语道,这光吃还不够,临走还一人顺走两颗白菜。母亲笑呵呵地说,你不说白菜不再招人爱了嘛,我就知道这些孩子的毛病,不知道储备点白菜,超市里什么都有卖的,也没有父母家里有拿着方便呀。

母亲哪里是冬储白菜,分明是储存爱。只有母亲才会满市场逛,看看哪家白菜便宜,哪家白菜好吃,然后多买一些,漫长的冬天里,孩子们想吃时随时可以来家取。母亲家,永远是子女最贴心的菜篮子。

养在内心深处的美好
晓宇

